

趙松雪全集

王桐題



趙松雪全集

王恂題

趙文敏公松雪齋全集卷七

海上 後學 曹 培廉 敬三 校

記

吳興山水清遠圖記

昔人有言吳興山水清遠非夫悠然獨往有會於心者不以為知言南來之水出天自之陽至城南三里而近匯為玉湖汪汪且百頃玉湖之上有山童童狀若車蓋者曰車蓋山繇車蓋而西山益高曰道場自此以往奔騰相屬弗可勝圖矣其北小山坦迤曰峴山山多石草木疎瘦如牛毛諸山皆與水際路遠其麓遠望唯見草樹綠之而已中湖巨石如積坡陀磊砢葦藪焉不以水盈縮為高卑故曰浮玉浮玉之南兩小峰參差曰上下釣魚山又南長山曰長超越湖而東與車蓋對峙者曰上下河口山又東四小山衡視則散布不屬從視則聯若鱗比曰沈長曰西余曰蜀山曰烏山又東北曰毗山遠樹微茫中突若覆釜玉湖之水北流入於城中合苕水於城東北又北東入於震澤春秋佳日小舟泝流城南衆山環周如翠玉琢削空浮水上與船低昂洞庭諸山蒼然可見

是其最清遠處耶

縮軒記

余與戴子遇於浙水之上相嚮而笑曰胡然而來乎於是握手而語促膝而坐
莫逆而相與為友其游從之樂大暑金石焦草木枯大雨沾裳濡足而不以為
困商論辨析百反而不以為異已俄而戴子有歸志曰吾將歸乎四明之山遵
海濱而處辟吾堂之南雷名之曰縮軒子能記之否乎曰何哉子所謂縮者戴
子曰甚矣吾之衰也吾畏人者也余仰而聽俯而惑曰人之生也必有慊然不
足於中而後畏縮怯與之心生今子貌枯而道腴家貧而德新人將畏子子何
畏於人而何縮之云乎戴子曰向也吾睢睢而于于而無與居高吾冠博吾裾
自以為讀先王之書出而用之上可以佐時下不失自娛當是時志進而已君
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吾聞之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千歲之後
人將謂我愚今吾往矣木石之與居而麋鹿之與羣而已耳且子獨不見夫魚
與鳥乎山林之樂江湖之性雖有韶濩之音子都之姣一旦遇之飛者決起游
者深潛矣憂患怵乎吾情而事物感乎吾心世且與我違矣而欲不縮得乎余

喟而歎曰吾過矣予之言道也吾喻予志矣天下莫大於盜跖而顏子為壽莫貧於齊景而伯夸為富萬鍾之祿君子或以為不足袞衣之榮君子或以為辱世以為石君子以為玉由是言之則予所謂縮豈非屈於一時而伸於後世者耶

默齋記

華陰楊君士桓名所居室曰默齋而屬余為記余嘗試為之說曰言者心之所發也人心之動必形於言故凡有動於中者雖欲不言言而欲不類不可得也故喜則言便怒則言躁悲則言慘憂則言塞忿則言煩戲則言甘氣直者剛以達謀深者險而詭德厚者簡而中資美者清而高峻者必暴而支者必疑此類之所可推而君子亦以是觀人焉傳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一言可以為榮一言可以為辱言固不可不慎也而亦不能無言也今予以默自銘豈遂欲無言乎夫陰者陽之基也靜者動之代也陰不極則陽不生靜不極不能以致動今夫雷霆之震驚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衆蠕動喘息有知無知之殊皆鼓舞動盪氣達而甲圻其功若是然而至於秋冬之交則默然若無有者一或發聲則妖異隨之矣向使雷霆日日而鳴則吾見萬物英華將不斂

英華之不斂則生意幾息又何望於遂其性哉君子之道或默或語陰陽之義也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老子曰大辯若訥是故人患不能默耳不患不能言也苟能默矣於言乎何有平居恂恂如不能言及夫臨大事決大議一言而人無異辭此古所謂能默然者也而非無言之謂也士桓其勉之哉

明肅樓記

至元十六年詔立後衛親軍都指揮司設使副簽事統選兵萬人車駕所至常從營白雁口既成官有解士有舍糗糧有倉金鼓有樓器械有局交易有市凡軍中之政畢舉營南迫信安河西臨滹沱白溝東與卽城蛤蜊港接越六年當至元廿一年秋大霖雨明年秋又雨羣川漫流營居水中士馬告病樞密院以聞得旨移稍西於是重作圓營去卑就高舍危卽安衆心胥說不日成之士強馬蕃視肯為雄由是開屯田千頃用其農隙以講武事無坐食倉廩之弊而有古者寓兵於農之遺意焉中營為樓凡數十楹懸金鼓以警士之視聽雄偉壯麗去地百尺憑高遠望可盡數十百里之外歲時椎牛醢酒高會饗士三令而五申之士皆不敢仰視坐作進退無不如法自衛帥以下咸請名斯樓而記之

僕聞之古人有言曰兵政貴明軍令貴肅舍明與肅非政令之善者廼名之曰明肅而未集賢侍講學士宋公大書以匾其額方今天子聖明四海之內晏然無桴鼓之警宿衛之士皆安生樂業除其器械足其衣食春秋屬橐鞬簡車馬從乘輿巡幸蒐獮出入神旗豹尾之間示不忘武備而已而諸公能於無事之時勤於軍政如此其所謂暇且整者耶夫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況入營壘登斯樓見其行事者乎可以知一時將帥之賢矣抑又聞之古之謀帥者以說禮樂敦詩書為賢詩書禮樂疑若於將帥邈然不相及然欲使士卒皆有尊君親上之心非是物其孰與於此故因記斯樓之成而併書之以為諸公勉是役也諸帥既定議簽事劉公實董其事云

完州前進士題名記

古者鄉州黨遂皆有庠序以教學者其大夫長正亦皆其鄉之長老以帥其子弟故民之從之也易夫惟其從之也易則人才之衆多匪降自天亦人力之助也金自有國以至於亡僅百年然以文取士完州之境登進士第者舉不乏人當金之時完未為州永平一縣而已夫一縣不為大也百年不為久也而士往

往以儒科起家豈可謂非美哉劉君安仁完人也余住在江左識之及予來燕謂余曰曩吾邦之美若是而今也則亡吾恥之思琢石大書鄉先生之以進士進者刻之學宮將使往者傳遠而不墜來者景慕而知勸且求余文為之記安仁斯言真仁人之言也古之鄉長老帥其子弟而教之其意亦若是而已自世俗觀之孰不以為迂疎不切而安仁乃汲汲然若已有所未足而為之非知本乎夫儒者之事通乎天人而接乎聖賢推而放之可以為邦國之光卷而懷之猶不失為身脩家齊之士可不務諸於是探討故實自天會訖於正大得三十有□人併攷其官簿書而刻之凡完州之士非其曾玄則其雲仍也盍思勉於學以無負安仁之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又況以一州之庶豈無聞風而興起者哉安仁名□今據中書省云

賢樂堂記

延祐四年□月□日詔作林園於大都健德門外以賜太保曲室且曰今可為朕春秋行幸駐蹕地有司受詔越月而成南瞻京闕雲氣鬱蔥北眺居庸峰巒翠嶂前包平原却倚絕壑山回水縈誠畿甸之勝處也中園為堂構亭其前

列樹花果松柏榆柳之屬不侈不隘克稱上意集賢大學士臣邦直復請賜名其堂若亭乃命臣趙孟頫具名以聞於是請名其堂曰賢樂之堂孟子所謂賢者而後樂此者也亭曰燕喜之亭詩所謂魯侯燕喜者也制曰可即日命昭文館大學士臣溥光書以賜之太保公復俾孟頫為之記以表上恩及名堂之意古者賢公卿大臣遭遇時君得志當世蓋亦有園池臺榭之觀非徒以適宴休縱逸遊而已將以散意息慮思其政求其道推其樂於天下以輔成其君也惟古之為園也臺榭也必以仁為之基義為之塗禮為之藩垣不言而信及於豚魚不動而澤被乎草木品物欣欣各得其所是以居之而安遊之而適思之而得求之而合推其樂可以及乎四海保其地可以傳乎子孫故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公以深忠碩德光輔聖明位列三公恩冠百辟而戰戰慄慄夙夜匪懈恒懼無以報聖天子之深恩近有詔進公太傅公俯伏力辭必得請而後已然後人始知有辭讓之風非賢乎況茲園池臺榭之為不作於己而受於天子且天子不以賜他臣而以賜公是天子以賢賞公而公以賢受賞君臣一德相際如此必能推其樂保其地如古之賢者則魯侯燕喜之

木亭齋全集 卷八
頌不得專美於前矣此名堂若亭之意而天下亦以此望於公也敢書以為記

大雄寺佛閣記

開逢君灘之歲春正月長興大雄寺僧道成使其徒得恩以書來謁曰大雄故陳之報德寺而今名則宋治平間所更也廣廷大殿規制偉傑殿北固有華嚴殿荒陋迫阨見者咸謂弗稱道成乃與居拱者謀即其地建佛閣三十楹既成中置大像復作小像千翼之黃金莊嚴勝相備具蓋裒人之施竭己之資崇積銖寸忍可誓願歷一星周而僅有濟今拱既死而道成亦已老矣恐遂泯泯無以示後人敢以記請余竊嘉其志乃為之記曰天下之事類非苟且欲速者所能為也夫欲速則志不達苟且則功易墮吾觀二子經營謀度忘十年之久而以必成為期故能闢隘陋為高明化荆棘為岑樓繚以朱闌覆以重檐然後視殿若廷始若無愧微夫二子堅持之操勤篤之行弗遽弗撓安能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訖不違其志如此哉其視世之苟且欲速微倖旦暮者所成就為何如是可書已按長興為陳高祖故里寺其宅也有檜在廷直殿之西偏邑長老言當時故物也蒼皮赤文破裂奇詭而茂悅之色千載不渝余故每至輒盤桓其

下而不能去及登斯閣為之四顧山川寂寥萬像蒼茫古人遺跡皆已湮沒無餘矣而此樹婆娑獨以浮屠氏故得全是豈偶然也哉則又為之咨嗟歎息而不能已寺在唐會昌間嘗廢至大中乃復又一百年當宋天聖三年寺僧志輦等始新作三門又二百年而閣始建繇陳天嘉至於今其廢興大略如此寺故無紀載故余併及之使來者有攷焉

瑞州路北乾明寺記

瑞州城東北有山曰妙高登茲山者山川之高深樹木之陰森蓮花之敷芬禽鳥之翔吟凡一郡之勝萃於人目蓋俗氣所不能至而佛境之所融攝也在昔宋時祠洪山靈峰尊者於其顛郡人禱焉雨暘弗愆而物無疵癘於是延乾明寺尼妙智俾主祠事智以苦行淨業擅施聿來因闢祠為寺而自別為北乾明焉仍乾明之名示不忘本而加北者以方所言也既乃度元勝永遠了敬紹勤為徒敬也勤也得智之道相與刻苦勵志拓故宏新而敬之徒法王貴亨益思所以卒智之始圖乃構堂以安清鉢築室以嚴淨居法堂西敞靈祠南啟佛天菩薩羅漢之像經律論教之藏各為大屋以覆之棟宇之隆雕塑之巧繪畫之

工黃金丹砂璀璨芬郁之飾種種莊嚴咸詣其極最後作堂於萬竹中以為宴坐之處紫節湘斑森然林立如植幢蓋風生而璆琳鳴雨集而鸞鶴舞見者驚喜至者忘歸其所成就如此而錄教事者方且以事撓之若不可朝夕居元貞二年了敬乃攜其徒玉與亨之建康求直其枉遂絕長江渡大河北走京師行御史台中丞張閭公宣政院參議旦牙公引以見大護國仁王寺瞻入大師以其事上聞有旨護持禁毋擾其寺且賜了敬號圓覺大師已而皇太后妃子皆憐之賜衣與食又降懿旨以其寺充位下焚脩道場度子弟出入宮掖得乘水驛往來大恩優渥可謂至矣山靈川祗亦大歡喜適中丞公行宣政院於杭敬與其徒自江右來謁公公示孟頫以事狀命為文記其始末乃叙其事以為記了敬宜以遭逢自慶益自砥礪究竟六度上報國恩其徒亦宜淑慎持戒精進不退以成敬之志則庶幾無負國家崇重之意未幾中丞公拜中書左丞將行以一大藏經與之使迎之乾明有以見中丞公之能施而二三比丘尼其道有足以動王公大人者皆可書也自智之建寺其法蓋甲乙相傳云

九宮山重建欽天瑞慶宮記

九宮之山真人居之其山之高去地且四十里殆與人烟絕多壽木靈草幽花
上藥會蔚霍靡蒙籠蔓延於其上清冷之泉噴薄飛流於其下蓋遊仙之別所
而栖真之福地也自真人之居是山禱焉而雨暘時祈焉而年穀熟故宋人築
宮而嚴事之其事則司業易公之記可攷矣己未江上之役兵既蓋而宮毀於
盜冲隱大師封君大本與其徒思復于古昔拾瓦礫除蕪莽度才鳩工作而新
之迺作妙應之殿殿西南鄉為淵靜之居東為方丈殿南為天光之堂其上曰
朝元之閣閣西龍神殿東為藏室皆南鄉閣之南為仙游之殿又南為通明之
殿殿西為西廡廡西為道院其東亦為廡東廡之東為齋厨倉廩廡南為天聲
之樓縣大鍾於樓中樓東西面又為道院庭西東面為朝真之館中庭為虛皇
之壇壇南為碑亭亭南為三門門東為化士之局西亦如之三門之南為華表
其東西皆屬以周廊門南為壺天之亭又南為天上九宮之門合數百間皆雄
傑壯麗儼若清都縹緲靚深疑出塵境雖仙靈之宅陰有相者亦不可謂非人
力之極致也當封君時則有若某某同其勞封君既老戴君繼之最後得法師
羅君希經某某成其終由封君以來厯年三十更有道之士十數然後毀者復

完廢者復興卑者崇之缺者增之百神之像祭酒之器養生之田鼓鐘鼙帛供張之具視昔有加焉豈非難哉豈非難哉至元丁亥孟頫奉詔赴闕始識法師羅君於京師而又與余同邸舍居久之以記為請辭不得乃叙其事而記之然余於此重有感焉使世之儒者不廢先儒之說以正誼明道為心令議者不得以迂闊而非之則斯文當日新庠序當日興于衿之刺不作矣豈惟是哉使天下之人農工商賈皆不墜其先人之業各善其事則家日以益富生日以益厚安有毀家毀屋者哉余於此重有感焉故併書使刻之石後之人其尚思余言毋俾其成之難者敗於易也今天子崇信道德凡茲山之田皆已復其租矣衣食於山中者盍亦思庶人帥子若弟終歲勤動以供賦役而吾乃得優游逍遙如蔬飲水以自樂其道宜何以報帝力哉羅君方以道術受知聖明其必有以也

南涇道院記

淞右之地水居十七其勢汪洋沮洳往往而是水行之道可以通舟楫土人謂之為涇嘉興城西南五十里而遠曰秀涇有張氏者居其地德祐之末燬於兵火張君全真迺改築於秀涇之南所謂南涇者也既而其妻死不復娶闢以為

道院脫儒冠著道士服脩然獨處以頤性養神為事凡田疇所入悉以供土木工估中為殿堂祠玄武神其背為延真之閣講道之堂其左右為栖士之舍其陽為迎仙之橋放生之池因池為堤列樹松柏梅竹又南數十百步有大朴樹百年物作庵其下曰朴庵陂塘環縈林木蔽翳境物潔盛清人心目故遊方之士樂其處而多至焉蓋經始於至元丙戌歷十有餘年而後成亦勤矣哉人之生也自非聖賢莫不有所役或役於名或役於利大有所求則大役小有所求則小役總總如也割去世累優游恬淡以求自適雖未為無所求其視汲汲於名若利匍匐顛仆於汙穢之塗規毛髮衣食以嫗煦妻子相去豈不遠哉初松江脩竹胡氏事玄武甚嚴其家火而神像儼然獨存張君迎歸構殿以祠之上梁之日雨幾不克建張君禱焉俄有白鶴廿八從東北來翱翔其上良久西南去雨隨已而大雨於西南三里之外何其異也上强山僧靖達從吾遊道張君之為人且道其意乞文記其始末故采其言以為記

管公樓孝思道院記

按吳興志齊管夸吾之後有避地於此者人因名其地曰棲賢今烏程棲賢山

是也其裔散處郡邑迄於今不絕吾妻仲姬所自出也仲姬名道昇父諱仲字直天個儻尚義晚節益自熹鄉里稱之曰管公無丈夫子仲姬特所鍾愛至元廿六年歸於我皇慶元年以余官二品封吳興郡夫人夏五月賜告還歸間謂吾曰道昇先人沒而無後禮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又不得祀公歲時奉嘗缺焉此不能不重哀思者每一念之未嘗不涕橫集而心欲折也幸先人敝廬無恙意即是建祠俾方外士為之嚴事庶乎少紓予哀而其為久遠計也似亦可哉吾咨其孝又善其處是也得禮外意遂如其言為卜相其宜創樓三間以祠公及公子配周凡材竹甃石悉撤其舊而壹新之既成使道士掌之偏曰孝思道院又買腴田三十畝以供祭祀且足其食余時與仲姬往造其間憮蒿悽愴祭饗從里俗或者亦足以少慰公之靈營也哉書事於石尚俾我後人勿替夫人之志云

碑銘

大元勅賜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守司徒集賢院使領太史院事贈推忠佐理翊亮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諡文定

全公神道碑銘

太祖皇帝既受天命略定西北諸國回鶻最彊最先附遂詔其主亦都護第五子與諸皇子約為兄弟寵異冠諸國自是有一材一藝者畢效於朝至元大德間在位之臣非有攻城野戰之功斬將搃旗之勇而道包儒釋學際天人寄天子之腹心係生民之休戚者惟趙國文定公而已今上皇帝臨御之七年始行褒卹之典於是贈公祖父官爵勲封越明年復賜碑墓道命臣孟頫為之文當世祖時公為平章政事臣為兵部郎中趨走省闈識公為舊承言論政知公為詳敢不祇奉明詔公諱阿魯渾薩理回鶻北庭人今所謂畏吾兒也以父字為全氏曾祖諱乞赤也奴亦納里妣可呂竭失怙林祖諱阿台薩理贈保德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司徒柱國追封趙國公謚端愿妣張氏追封趙國夫人父諱乞台薩理早受浮屠法於智全末利可吾坡地沙圓通辯悟當時咸推讓之故其師又名之曰萬全事世祖皇帝歷大同路僧眾都提領釋教都總統同知總制院事統制院使積階資德大夫號正宗弘教大師累贈純誠守正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謚通敏妣李氏累封趙國夫人初通敏公從父自